

长

河

沈从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

故乡五书

长河



沈从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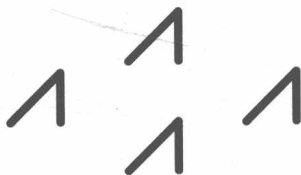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沈从文
故乡五书



长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 / 沈从文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6

(沈从文故乡五书)

ISBN 978-7-5378-5618-8

I. ①长…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9115 号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70mm×970mm 1/16

字数

185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618-8

定价

49.00 元

选题策划

续小强 麦坚

图书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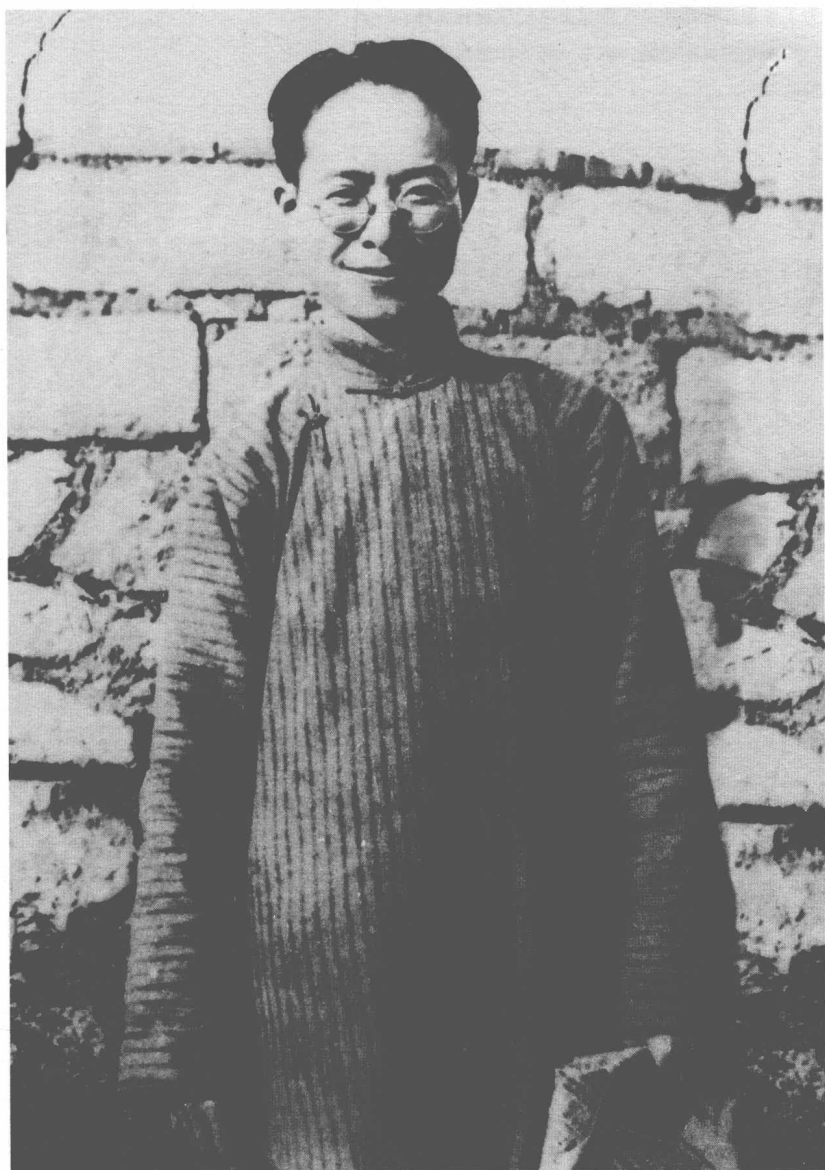
麦书房文化

责任编辑

左树涛

装帧设计

张志奇工作室



1938年7月下旬，沈从文在昆明开始创作《长河》

目 录

长 河

- 007 题记
- 015 人与地
- 029 秋（动中有静）
- 047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 069 吕家坪的人事
- 089 摘橘子
- 107 大帮船拢码头时
- 123 买橘子
- 139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 151 枫木坳
- 169 巧而不巧
- 181 社戏
- 195 《长河》自注

有关《长河》的三封家书

229 致张兆和

235 致沈云麓

243 致沈荃

长河







《长河》，长篇小说。文稿曾遭长时间审查扣留，经大量删削后才得以发表。作品第一部的文稿大部分在1938年8月至11月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连载。个别篇章曾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第二部未能写出。

1945年1月，作者对上述已发表过的篇章做了大量非情节性的增补，字数由《星岛日报·星座》连载时的六万余字增至十余万字，各章均拟出了篇名，交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出版单行本。1948年8月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现据文聚出版处初版单行本编入本书。

另，增加有关《长河》的三封家书和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题记

本篇收入 1945 年文聚版《长河》单行本前，曾发表于 1943 年 4 月 21 日重庆《大公报·战线》。署名沈从文。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

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所谓政治又只是许多人混在一处，相信这个，主张那个，打倒这个，拥护那个，人多即可上台，上台即算成功。终生事业目标，不是打量入政治学校，就是糊糊涂涂往某处一跑，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日子过得很

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像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需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二十六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明白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